

踏 遍 青 山

(独幕话剧)

辽宁省地质局三结合创作组编剧
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人 物：

高向峰 某地质分队党支部书记，三十六岁。

贺 刚 某地质分队分队长，三十四岁。

张师傅 老钻工，四十岁。

贺 南 地质员，贺刚妹，二十五岁。

小 王 新工人，十九岁。

石爷爷 虎山大队饲养员，六十岁。

石铁丫 小羊倌，石爷爷孙女，十五岁。

〔一九七一年夏天。

〔东北某山区，老虎山山腰，地质分队队部所在地。远山重叠，大河翻滚，山上可见钻塔和“开发矿业”的木头牌标语。舞台左后侧露出帐篷顶部，右后侧是老虎砬子。台左一木箱当临时桌子，木箱上写“地质队”三个字，桌上有电话，两边是石头凳子。

〔幕启，锣鼓、广播、人声响成一片。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清楚可闻：“地质部要打破洋框框，发动群众报矿！”“向贫下中农学习！致敬！”

〔张师傅手抱一堆宣传品急上。

张师傅 （向后面招呼）贺南！贺南！麻溜点！报矿的老乡都来了！

〔贺南拿标语、横幅上。

贺南 哎！来啦！张师傅。

张师傅 年轻人得有点火性嘛！（急下）

贺南 （向后面招呼）小王！小王！啊呀！麻溜点嘛！报矿的老乡都来了！

〔小王手拎浆糊桶慢腾腾地上。

小王 急什么？又没长翅膀，不得一步步走？

贺南 （着急地）啊呀！年轻人，得有点火性嘛！

小王 （索性放下）什么火性？我想不通。争气矿是发展工业和建设国防的重要战略物资，是国家急需的矿种。咱们在这打了二十来天，没找着干么不走？发动老乡报矿就能找着？我表示怀疑。

贺南 啊呀！你这花岗岩的脑袋瓜，尽听我哥哥的话，怎么就不听高支书的呢？

小王 我想不通！

贺南 （夺过浆糊桶）你就在这想吧！（电话响，贺南接）啊！你是谁啊？赵书记！（对小王）啊呀！他们都不在，咋整？（对话筒）你好啊！我是贺南啊！

找高支书啊？他正忙着接待贫下中农报矿哪！好，我马上给你找。（对小王）准有要紧事！（了望）哎！高支书来啦！（喊）高支书！高支书！赵书记来的电话。

〔高向峰上。

高向峰 哪来的？

贺 南 党委赵书记。

〔小王拎桶别别扭扭跟贺南下。

高向峰 （接电话）赵书记，我是高向峰，你好！机台情况啊？不是太理想，前两钻打到八号岩，没见争气矿，停钻终孔以后，现在第三钻又在继续干。是要劲的时候。工人同志的情绪啊？很好啊！昨晚我们又召开了全分队大会，进一步讲了找争气矿的政治意义，大伙听到帝修反最近在争气矿上想卡咱们脖子的情况，气愤极了，张师傅连夜把行李搬上了机台，说是熬干心血流尽汗，誓为祖国作贡献，不找到争气矿，不下山了。下一步啊？我们正要向党委请示哪！嗯，嗯，好！我们一定按党委指示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把老虎山彻底搞清楚。好！我立即向支委传达，再见。（下）

〔传来接待站欢腾声。贺刚心烦意乱上，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小王上。

小 王 分队长！分队长！我刚才上接待站找你好一大气，

你怎么又回这儿来了？

贺 刚 （没好气地）我脑瓜子痛！

小 王 我去要点药？

贺 刚 得得得，治我病的药还没发明呢？

小 王 刚才来了天气预报！

贺 刚 （不耐烦地）行啦！行啦！

小 王 你不听啊！（欲走）

贺 刚 怎么回事？

小 王 这一半天要来暴风雨。

贺 刚 （着急）什么？

小 王 要来暴风雨！

贺 刚 暴风雨？

小 王 嗯！

贺 刚 唉！破船偏遇顶头风，太要命啦！

小 王 分队长，那咱赶快走啊？

贺 刚 你说了算？

〔传来接待站声音。

贺 刚 你把高支书给我请过来！

〔小王下。

贺 刚 矿没找着，还不愿走。暴风雨一来，五龙河再给你发上大水，到时候急得火上房吧！还不坐下来研究研究实际问题！

〔高向峰上。

高向峰 老贺！怎么不上接待站啊？

贺 刚 我脑瓜子痛！

高向峰 光一个人憋，能不痛？

贺 刚 那边情况怎么样？

高向峰 热火朝天哪！十里八村的贫下中农来了不少。一个老大娘说：“毛主席叫我们群众报矿，我们贫下中农不带头谁带头？”还有个老乡挑来了满满一担石头哪！

贺 刚 都报来了些啥矿？

高向峰 收获不小啊！经初步检查，有铁、磷、云母、煤等十来种。

贺 刚 没有争气矿？

高向峰 暂时还没发现。

贺 刚 老高，我是袖筒里装棒槌——直来直去，有啥都得放。咱们一进点时，你正好去住院，这发动群众报矿的事，咱也干了。当时我叫了好几个人去村里“摆弄”，可结果群众报的矿，和咱们要的争气矿相差远去啦！

高向峰 发动群众报矿，不是“摆弄摆弄”走马观花所能解决的，得轰轰烈烈和扎扎实实相结合。我查了你们六四年的资料，里面有一条说是老虎山周围的老乡报过争气矿。

贺 刚 过去报过争气矿？

高向峰 对！报过。资料的二十五页，就那一趟字，姓名、时间、地点都没有。

贺 刚 六四年对这儿的结论是“八号岩无矿”。要有啊，不是从外地辗转流失到这儿的转石，就是皮鞋大的矿，没有什么工业价值。

高向峰 你这个看法不一定正确。资料上对群众的报矿，既没有进一步调查记录，又没有详细的结论记载。那“八号岩无争气矿”的根据就显得不足。老贺，你六四年来过，对这儿有一定的了解，但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啊！

贺 刚 （不以为然地）将来看吧！

高向峰 群众报矿这个线索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前两天，咱们在挨家走访时，老乡介绍说虎山大队有个饲养员石大爷，据说他手里有块宝石，来历不简单，不知道跟这个线索有没有联系？

贺 刚 光靠群众报矿的线索……（摇摇头）可是科学性呢？要在这继续工作，总得有点科学根据吧？

高向峰 这个地区物理勘探的异常现象，算不算科学根据？

贺 刚 这也得两说着。异常现象也可能是别的矿体引起的。

高向峰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不得实践一下吗？

贺 刚 （怀疑地）争气矿是稀有金属，咱们经验又非常不足，我总感到这种做法……

高向峰 （接上）不保险！可是地质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江西九〇九地质队，已经为咱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找矿，依靠群

众，反复实践，终于打破了洋专家下的“江西红层无矿”的谬论，找到了大盐矿！

贺 刚 问题得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情况还不一样嘛！

高向峰 但是有一条我们一样，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毫不含糊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路线正确了，再难找的矿，只要它有就能够找到；路线错了，有矿也找不着。刚才赵书记来电话了，指示咱们要深入发动群众。

贺 刚 （无可奈何）那好吧！只要时间、条件允许，我举两只手赞成。小王刚才告诉我，最近要有暴风雨！

高向峰 （一惊）暴风雨？

贺 刚 对，暴风雨！五龙河到了这个时候，脾气上来可不饶人啊！

高向峰 得赶快做预防工作。

贺 刚 老高，我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过去我在套套峪，就是这个时候，脑袋瓜一热，干！结果山洪暴发，机台在水里泡了两天两宿，人只好爬在塔顶上。

高向峰 这个教训告诉咱们，更得重视这场暴风雨，一定要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两种准备工作。

贺 刚 群众受得了？

高向峰 关键在于咱们干部能不能受得了？老贺，这项工作你抓一下，我上台去看看。（下）

贺 刚 （向后台喊）小王！小王！

〔小王上。

小 王 干什么？分队长。

贺 刚 收拾东西！

小 王 搬家？

贺 刚 谁告诉你的？

小 王 你不说早搬家早主动，越晚越被动嘛！

贺 刚 少罗嗦！把东西“归拢归拢”，怕浇的先放帐篷里。（收拾东西，两人进帐篷）

〔石爷爷风尘仆仆上。

石爷爷 （极目了望）咱这老虎山真是一天一个样，越变越带劲了！俺出去这才几天，可工人老大哥把找矿的机器都安在山顶上了……，将来这儿再开上矿……嘿！（无限深情）要是当年在这牺牲的老高师傅，能看到今天，那该多高兴啊！

〔小王上，发现石爷爷。

小 王 老大爷！

石爷爷 哎，小伙子，你们是找矿的吧？

小 王 对！我们是地质队。

石爷爷 找啥矿啊？

小 王 找争气矿！

石爷爷 争气矿？！

小 王 嗯。（解释）争气矿……（拿来一块标本）喏！就是它。这种矿绝对重要，造飞机、大炮、导弹、卫

星，总之“上天入地”都离不开它。（用手比划着）听说过去要从外国进口一些，后来帝修反想卡咱们脖子，一公斤，就要咱几十万公斤大米，嗨！干脆咱们中国工人阶级争这口气，自己找！所以大队管这种矿叫“争气矿”。

石爷爷 对呀！小伙子，咱中国地盘这么大，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啥矿能没有？帝修反想卡咱们脖子，做梦吧！

小 王 老大爷，你说得太好啦！

石爷爷 小伙子，在我们老虎山找得怎么样了？

小 王 现在……这个还没找到。不过，老大爷，我们一定要找到，不管在那，一定要找到。

石爷爷 好！有坚决性就好！

小 王 老大爷，你是来报矿的吧？

石爷爷 可不是。我出去给队里买马一个来月啦！这不刚回来，还没到家，半道就听说你们发动群众报矿，咱贫下中农能不响应？

小 王 大爷，太好啦！你觉悟真高啊！我们在那头专门设了接待站，我领你去。

石爷爷 我这矿石，来历可不一般，我得找你们领导好好唠扯唠扯。

小 王 那行！（冲帐篷喊）分队长！分队长！（对石大爷）大爷，你姓啥？

石爷爷 姓石。

贺 刚 走，上机台！（与小王下）

〔高向峰、张师傅边谈边上。

高向峰 接待站那头情况怎么样？

张师傅 报矿老乡一直没断捻。大伙乐得直蹦高啊！说这才叫发动群众哪！刚来时纯粹是走过场，有的说这下局面总算打开了。

高向峰 咱们的工作差距还很大呢，可别有松劲情绪啊！虎山大队的石大爷来了没有？

张师傅 没有。

高向峰 是买马没回来，还是回来了没来？下一步工作怎么跟上去？除了石大爷，知情的还有没有别人？

张师傅 下晚我们开个小组会，再研究研究。

〔传来贺南着急喊声：“高支书！高支书！”

高向峰 （了望）怎么回事？

张师傅 （看）跑得呼嗤带喘的，出啥事了？

高向峰 机台出了事故？

张师傅 不能吧！

〔贺南边喊边上。

贺 南 （着急地）高支书！

高向峰 贺南，别着急，慢慢说。

贺 南 山顶上的机台……唉！

高向峰 怎么啦？

贺 南 又打到八号岩了！（拿出岩芯）

张师傅 啊？八号岩？！

高向峰 （接过岩芯）八号岩？！

贺 南 高支书，赶快决定怎么办吧？

张师傅 机台情况怎么样？

贺 南 都乱套了！

高向峰 为什么？

贺 南 我哥哥让大伙收拾机台上的东西。

张师傅 怎么，收拾东西？

贺 南 说是预防暴风雨。

高向峰 （冷静地判断）不对！这是要搬家。

贺 南 对！有的人说八号岩加上暴风雨，等于搬家撤矿区。

张师傅 （火）什么？搬家撤矿区？办不到！看他谁敢动钻机一指头？走！

高向峰 （冷静地）干什么？张师傅。

张师傅 上机台，不能让他们胡来。

贺 南 高支书，赶快走吧！（委屈地）刚才我和哥哥干了一架，他不讲理。

张师傅 （着急万分）还等啥呀？

高向峰 张师傅，你先冷静一点。

张师傅 我冷静不了！就这样给毛主席争气？丢人。暴风雨算个啥，下刀子咱也得顶着干嘛！

〔小王扛东西上。

张师傅 小王，你干什么？

小 王 收拾东西啊！

张师傅 撂下，你给我撂下！

小 王 撂下就撂下！（放下东西）

高向峰 小王，机台情况怎么样？

小 王 有的在收拾东西，有的不同意收拾。

张师傅 不同意收拾是好样的！

小 王 噢！我收拾就是坏样的？

张师傅 （瞪他一眼）……

高向峰 为什么有的收拾，有的不收拾呢？

小 王 收拾的人，同意队长的意见：走！说是打到八号岩了，又快来暴风雨，可不能象套套峪那样，赶快走吧！

贺 南 老虎山就扔下不管了？

高向峰 不同意收拾的人哪？

小 王 主张在这儿打。说是要学习江西九〇九地质队敢想敢干，打穿八号岩！

张师傅 走！马上到机台，下命令停止收拾！

高向峰 光下命令，怕他们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

张师傅 那怎么办？

高向峰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张师傅 怎么教育法？

高向峰 立即开一个现场路线分析会，你把今天接待站遇到的动人事迹，给大家讲一讲，借借这股东风。现在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纷纷为革命找矿，为人民报矿。我们地质战士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怎么办？

张师傅 好!问得好!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地质战士怎么办?
高向峰 在八号岩和暴风雨面前,我们是搬家撤矿区当逃兵?
还是迎难而上,激流勇进,象杨子荣那样,“明知
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些问题都应该
从路线上对号!

贺 南 对!

高向峰 张师傅,困难找上门了!越在这个时候,咱们越得
政治挂帅,政治先行啊!

张师傅 说得对。老高,咱们走!

高向峰 走! (高向峰、张师傅、贺南下)

小 王 (自言自语)对!我也来个路线分析。……贫下中
农来报矿,我们走?……八号岩和暴风雨面前当逃
兵?哎呀,这“走”和“干”可是两条线哪!这……咱是
绝对干了!有天大困难也得干!对,给他送回去!

(扛东西往回走)

〔贺刚闷闷不乐上。〕

贺 刚 干什么?

小 王 送回去啊!

贺 刚 你……

小 王 分队长,机台要开路线分析会,你不去听听意见?

贺 刚 (一屁股坐下)意见!意见! (长叹一声)唉!

小 王 …… (吐吐舌头,下)

贺 刚 (猛地站起来)我得找党委! (摇电话)我是贺
刚,找赵书记。不在?! (泄气地放下电话)

〔贺南上，石爷爷跟上。

贺南 哥，有个老大爷要找领导提意见！

贺刚 （不满地）又是意见，哪来那么多意见？

贺南 （急忙大声掩盖）啊，大爷，这是我们领导。

贺刚 （伸手欲握）老大爷，……是你？！

石爷爷 （冷冷地）对，是我。

贺南 你们认识？

石爷爷 我们太认识了。

贺刚 （支吾）啊！……是认识。

石爷爷 （对贺南）姑娘，这个领导忙得蝎虎，别打搅人家。（转身欲下）

贺刚 老大爷！

〔高向峰、小王迎面上。

高向峰 （见状）老大爷！

〔石爷爷气冲冲下。

高向峰 怎么回事？

贺南 老大爷找领导提意见，可是看见我哥哥转身就走了。

高向峰 为什么？

贺刚 大概是对我有意见。

小王 对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大爷姓石，他就是对你有意见。

高向峰 是不是虎山大队饲养员石大爷？

小王 大概是，他说买马刚回来。

高向峰 对！

小 王 头晌石大爷找领导报矿，队长没搭理人家，这又……

贺 南 （埋怨地）唉！哥，你怎么搞的？

高向峰 （语重心长地）老贺啊，老贺，毛主席他老人家让咱们“发动群众报矿”，现在贫下中农老大爷满腔热情地来了，咱们怎么能不愿意搭理人家？怎么能冷冰冰地把人家推出门哪？党和人民把咱们放在这个位置上，让咱们独挡一面，为人民服务，咱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啊！（停顿）我看应该把石大爷请回来。我去一趟？

贺 刚 唉！行啊。

〔高向峰下。

贺 南 唉！

〔静场。贺刚进帐篷。

小 王 头晌人家大爷家都没有回，直接就上咱们这儿来了。

贺 南 我说小王，你怎么不批评我哥哥，看着他犯错误？

小 王 嗨！赖上我啦！我敢啊？他不批评我就算不错了！

贺 南 得有点斗争性，懂吗？

小 王 好！从现在开始咱俩结成统一战线，专门和你哥哥斗。

贺 南 别吵吵，过来了。

〔高向峰、石爷爷上。

小 王 （迎上，热情地）大爷，这坐！这坐！

贺 南 石大爷，你有什么意见，就给我们提吧！

石爷爷 （沉默不语）……

高向峰 （诚恳地）石大爷，我是这个分队的支部书记，你老不管对谁有意见，我都有责任。……

贺 南 高支书，不能怪你。

高向峰 现在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找我们报矿，可我们——（说不下去）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啊！

石爷爷 你们要能把矿找出来，就是给毛主席争了光，给中国人民争了气！

高向峰 是呀！咱祖国多少宝，过去眼睁睁地让老沙皇、日本鬼子、美国强盗夺了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受气，尤其咱们东北人民在伪满时，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啊！

石爷爷 这血海深仇，世世代代也不能忘啊！

高向峰 我爹就是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的！

〔众沉默。〕

石爷爷 唉！那年头，被日本鬼子不知打死了多少人啊！

高向峰 这是咱们的阶级仇，民族恨！

贺 南 对！过去我们受压迫，受剥削，挨打受气，可今天……

高向峰 今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中国人民挺起腰板站起来了！可是帝修反瞅着咱们眼红，他们处处卡咱们脖子，想不让咱们喘过气来……

石爷爷 （气愤地）他办不到！

贺 南 梦想！

贺 南 多少年了，不太好找。

小 王 我得上机台开会了，我还没发言哪！（下）

〔张师傅上。〕

张师傅 你哥哥哪？

贺 南 在里面。（喊）哥！哥！

〔贺刚出。〕

贺 刚 干什么？

张师傅 （迎上）老贺，大伙在会上给你提了些意见。

贺 刚 那好！

张师傅 都说高支书出医院才几天，不是上机台，就是下公社。

贺 刚 嗯！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下机台是少点。

贺 南 就你忙？

贺 刚 我这不接受了嘛！

张师傅 大伙还说，现在你听不进群众意见。主要的是你找矿的思想和路线……

贺 刚 我想不通！批评我态度不好，下机台少，我可以接受。但是对这个矿区的评价，我保留意见！

贺 南 你问题就在这儿！不读书，不学习，你怎么能开窍想得通哪！

贺 刚 工人同志提出打穿八号岩！张师傅你是老矿工了，钻杆撸了二十来年，设计的深度都达到了，再打下去这叫打一米浪费一米。争气矿是稀有金属，咱们经验不足，总得稳当点吧！别最后落个人耗着、时间